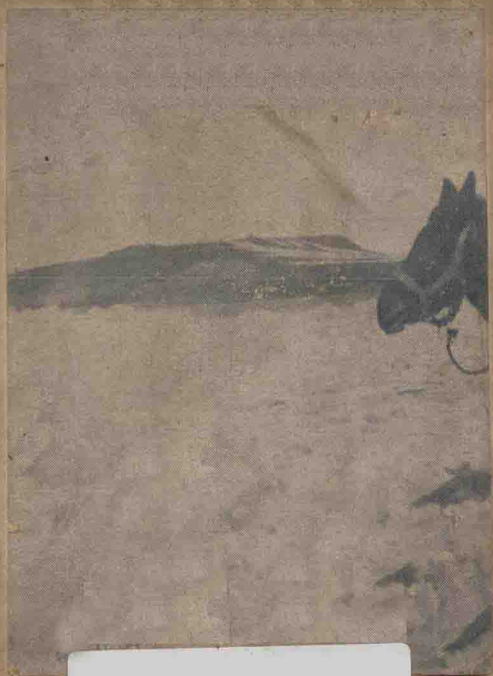


西北行

林鵬俠著

葉恭綽題



苗田林鵬俠著

氣外行

章炳麟署



封面——海心山遙望

謹以此冊奉貽

同志親友用永遠紀念

先慈楊太夫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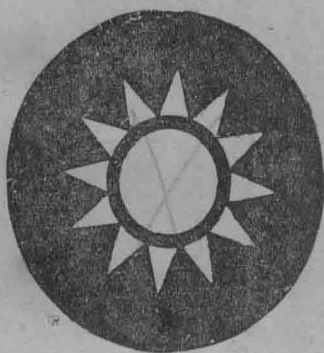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五年七月林鵬俠

諸序

鵬俠女士今世之奇女子也。在新大陸專攻經世之學，復游英倫習飛行術。一二八之役起，兼程歸國，志切請纓。適值停戰約成，一腔熱血，無處可灑。乃走西北，周歷邊塞，攷察其山川形勢，調查其所有資源，以立復興民族之方案，冀收桑榆之後效。壯志凌雲，足以愧煞鬚眉矣！曩年余識女士於海上，聆其悲壯之言論，佩其愛國之熱誠，時女士甫自西北歸，出其所著相示。余受而讀之，覺其觀察細密，論斷精確，有非普通游士所能望其項背者。其籌邊最精之論，則謂開發西北尙非難事，難在洞悉其地民情，而能撫馭有方，使其輸誠內向。蓋西北爲回族聚居之地，漢回感情不易融洽。苟非打成一片，安有開發之望？其論誠不可移易。雖然，竊欲爲女士進一解矣！漢回之間隔閡未除，則西北不能開發；同爲漢族，果已融爲一片否乎？物必自腐而後蟲生，內部不易團結，果能一致禦侮否乎？如何始可團結，則必自彼此不相歧視始。質諸女士，以爲何如？

民國二十五年五月

諸青來



江序

距今三十有三年前，余手創京師女學傳習所於古北平，其宗旨卽爲女子謀學識上技能上與男子平等；但猶承認兩性稟賦之不同，互有短長，各圖發展，庶幾通功易事分工合作之義。故平等云者，地位均一之謂，非職業同一之謂；然此祇就多數羣衆立想，而不可以概論非常特出之賢豪。古以來，女政治家女軍事家，每曠代而一遇。今余何幸，及身親見一女飛行家，此鬚眉所難能，而史乘所未有也。林君鵬俠生於閩疆，長於南洋，留學歐美，旅行西北，邂逅海上。英姿颯爽，有丈夫風，固已儼然敬之。旋出示所作游記原藁，屬爲弁言。識解明通，筆力軒舉，仿佛以飛行法屬文，所謂推倒一世智豪，拓開萬古心胸，此豈尋行數墨者所能夢及哉？觀其經歷艱險，百折不回，忠愛精誠，自然流露。林君固不僅一文人，亦不僅一飛行家，所學所能，宜爲世用；國難方棘，人才實難，林君終不許雌伏家庭，辜其乘風擎雲之身手。文字乃雕蟲小技，安俟假此以自見

；特出其餘事，已大足驚人。林君之才，詎可量哉？余不敢奢望國內女界多有如林君，而深希冀林君早見登庸，一展其非常特出之天秉。是非林君之幸，抑實民族之幸矣。

中華民國第二十五雙五節江亢虎識。

孫序

西北疆域廣袤，合陝、甘、察、綏、寧、青、新、康、藏等省，佔全國面積二分之一，區內民族健強，性情純厚，可訓成勁旅；蘊藏豐富足資開發；地勢堅險可爲屏障，故在國防立場觀之，其重要誠不亞於東北也。然目前西北之危機亦不減於「九一八」以前之東北。

自東北淪陷後，國人注意西北者日衆，赴西北實地考察者，亦時有所聞，然對於西北問題真諦之所在，實未能窺其全豹，吾友鵬俠女士，在國外習軍事航空有年，適於「一二八」戰役以後歸國，慨國難日亟，非有充分之準備，不足以復興民族，遂遍遊西北各地，筆之成書，歸以原稿相示，余受而讀之，覺其觀察透澈，目光遠大，事事以開發資源，調和漢回感情爲先務，立國家百年之基。與迦平素之見地，不謀而合，爰樂爲之序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

孫慕迦



自序一

我國自鴉片戰爭以還，國勢日漸削弱，民氣日成頹喪，割地賠款，藩籬盡撤。憂時有識之士，知清廷之不足以禦外侮也，乃不惜殺身流血，羣起革命。其志固非止求民族之平等；蓋欲圖強雪恥，復中國之自由。顧國體雖更，而政治曾無進步，以暴易暴，相率忘其國家之辱，轉而從事促亡。引狼入室，開門揖盜，置全民族安危於不顧，惟個人私利之是圖。國步既因而愈艱，猶復泄沓偷安，舉世界潮流之變，全國人心所趨，付諸不聞不問。哀莫大於心死，此誠亡國滅種之因素，而帝國主義所得恣行其無厭之欲於我也！自北伐告成，國內漸形統一，內外賢哲，未嘗不欲各竭其忠貞才力，湔雪舊辱，樹立新中國於全世界之中。乃內亂迭乘，外憂洊至，卒乃不及爲戰，坐失四百萬方里之東陲。夫東北四省之失，本非偶然。倭人積四十年之用心，朝夕以謀我，而其志尙不止於四省。觀其言論動作，殆無異視吾國如附庸，併吞囊括之心，固不在維廉二世下也。余

嘗思之，國何患不強，患在全民衆之心死耳！失地何患不復，患在無實際準備之空談耳！夫以我國文化之悠美，民性之樸厚，而天復居之以大好之河山，其蘊藏陶鑄，幾無一遜於世界自詡文明之邦族，何至爲醜類蹂躪，直野蠻人種之不若哉？無他，國人對國家民族觀念不深，不能各盡其責任，而政府以往復未有根本救亡之準備。上下之情相隔，不能併力以圖功耳！今東北四省失矣，華北與沿海各省，相繼爲惡勢力所包圍，東亞和平之局，已成絕望。反觀歐洲危象，覺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前夕，卽在目前；列強爲其本身之利害，各有不同，豈惟無暇爲中國代鳴不平，且復相成默契。蓋緣對華侵略，標的皆同，特緩急剛柔顯晦之間，微有異趣而已。試以事實證之：英之於康藏，法之於滇黔，俄之於外蒙新疆，蓋已公認爲勢力範圍，而含有不許主人過問之態度。雖日言親善，究其實，不過利用政治外交方式，便其經濟文化侵略之野心；而門戶久已洞開，命脈悉爲人據。我朝野上下之人，不有根本國策，其何挽救危亡？以往徒尙空談，取人侮慢，至於今日，誠不能再事因循；而彰往察來，深信吾中華民族必可復興；西北又適爲復興

之根據地。雖當前有若干困難，非倉卒可以圖功，然使舉國戮力同心，則雪恥圖強，斷非難事。今國家整個經濟，因不平等條約之束縛，幾全握於列強之手；處處蒙受世界潮流之影響，而民生國計，日陷入飄搖震撼之中。天人交禍。其原亦在此。將欲實行安攘之圖，而不先求民生問題之解決，誠未見其能收效者。此門之鑰，則固不待取諸他人，僅就陝甘綏寧青新六省言之：面積之廣，地力之富，如有縝密計畫，實行移民殖墾，何至全國到處苦貧，國庫如洗，一切國防基本工業胥無從舉辦，轉而乞諸其鄰，爲飲鴆止渴之計乎。夫事變之來，既羣知其不可避免，慘酷之戰幕我即不欲遽啓，而人必強啓之。列強方積極爲軍備之擴張，太平洋惡浪之興，必首及乎吾沿海與江河流域。縱東南繁盛都會，不至悉歸毀滅，而異族政治軍事經濟力量之支配，如重重桎梏，早失吾行動之自由矣！梁啓超氏有言：「今日東南諸省，蓋不救矣！沿海膏腴，羣虎競噬，一有兵事，則江浙閩粵，首當其衝；不及五載，悉爲台灣。割棄倉卒，呼號莫聞，雖有堅銳，祇增盜糧；雖有智者，束手待斃。然則居東南而說富強，其猶過屠門大嚼，雖少快意，終

不得肉。惟西北腹地，遠距海岸，夷跡爲罕，地利未闢，涎割稍遲；而鑛脈之盛，物產之饒，隨舉一省，皆可自立。」觀此可知梁先生之見解深遠，惜當時聞者不加察耳。就地理言：西北險要過於東南，大抵扼天然之形勝，高屋建瓴，進退可據，不寧足以避敵軍之威脅；且當歐亞孔道，有事則可西聯歐陸，得物質供給之可能。就產物言，除利於農牧外，國防工業之所需，無不具足。僅延長石油，開有一萬萬噸以上之儲量，寧不可驚？餘如五金煤硝鹽礬之屬，幾無在不有，如政府獎勵人民，急行開採，而統制於上，督促其成，因而利之，以推廣教育，振興交通實業，發達生產，充實國防軍備，安見區區失地，無收復之望乎？從歷史言之：西北與內部關係之密切，已若唇齒相依，昔漢唐之通西域，元清之征新疆，皆不憚竭中原之財，盡舉國之力；然不過欲藉以爲屏障，求其不內擾而已。今時代既易，作用自有不同，僅指新疆局部而言，其足供民族復興之條件，至完且美，實爲吾國重要之生命線！顧北鄰于俄，南與印度接壤，英俄二國，虎視眈眈，倭人亦且垂涎。如我國不自開發，必有起而代之者。苟失新疆，則西北毫無保障。

，青寧綏甘陝之勢薄，中原之事有難言矣！余平居深疾空談自欺，尤不樂聞不顧事實輕作譏評之議論；輒欲本其微志，努力於整個救亡之途。爰有旅行西北之舉，雖備嘗艱苦，但因半載經驗，歷萬里途程，對於邊情，粗得一二。泚筆所記，固簡略不足爲系統之參考。而於促起國人注意西北之重要，或有細流土壤之助。倘今後政府能與人民通力合作，集中人才資本，作大規模實際開發，與僑胞以歸國服務之機緣，各盡所能，樹共存共榮之基礎，進而與列強爭雄長於世界，則今日羣所目爲荒原絕域之西北，安知他日不駕巴黎紐約而上哉？二十三年九月林鵬俠。



自序二

前游起二十一年之冬，而迄於次年之夏，歷時凡半載。以屬私人行動，與團體正式考察不同，有所見聞，輒紀諸手冊；原止備供少數朋流參考之用，不過爲無系統之日記而已。關於西北種種情實，海內淵博之士，著述已多，其詳盡大有過於余者，故余初未有刊行之意，亦以所見固非特出，即多歷艱險，未足誇示於人。當抵平時，遽得先慈疾篤之訊，匆匆遵海南下。抵家則母已彌留，但含笑盼兒之至。死生之訣，止一日又半耳！抱恨終天，無心問世，家居數月，筆墨未親。是年之冬，復與馮庸先生等作新疆之游，及抵包頭，而新省戰事方烈，前路復梗，廢然而歸。時南洋僑胞來書，紛訊西北情況。因念裁答過簡，不如舉日記付印而分贈之，似賢於不答者。顧文字荒陋，宜加整理；倉卒耳食之處，亦宜就正先知；因是展轉費時，材料頗多遺失。所至嘗攝取風景累千片，十之八九爲友人攜去散佚，時或見於良友諸雜志中；及寫定此編，遂益形其簡略。念